

投稿類別：史地類

篇名：

「知順天命」之妥懽貼睦爾

作者：

林詩芳。新北市立秀峰高中。高二 4 班

劉子綺。新北市立秀峰高中。高二 4 班

陳艾莉。新北市立秀峰高中。高二 4 班

指導老師：

陳志銘老師

壹、前言

一、研究動機

幾年前的夯劇「奇皇后」，劇中妥懽貼睦爾的形象懦弱膽怯，然而真實的他是如此嗎？又如教科書中所提元末大亂，天災人禍交至，終因開河變鈔引來紅巾之亂，以致元朝滅亡妥懽貼睦爾北逃，他真的昏庸無能嗎？

元朝是遊牧民族首次統一全中國的征服王朝，但統治時間不長，僅九十年。一般來說，元朝歷史可分初、中、晚三期：初期為世祖忽必烈統治時期（1260～1294）、中期為成宗至文宗時期（1294～1333）、晚期為妥懽貼睦爾即位至元朝滅亡（1333～1368）。妥懽貼睦爾元朝廟號為惠宗，之所以被稱為「順帝」，是因明朝統治者認為他在國破家亡的前夕，選擇北逃而非死守京城，是「知順天命」，（宋濂，1997）本文寫作以順帝稱之。

順帝雖為亡國之君，在位卻長達 35 年，佔整個元朝三分之一強，如此長命的末代朝廷在歷史上並不多見。而順帝上臺時的政治形勢相當險峻，過去「**激烈的帝位之爭使得元中期的政治殘酷而易變。在 39 年中就有 9 個皇帝即位，平均在位時間只有 4.3 年。**」（蕭啟慶，1998）元中期皇帝即位的背景不是因為激烈爭吵或武裝衝突，就是之前皇帝遭到殺害或失蹤。由可想見，順帝身處腥風血雨的宮廷生活，必然有其生存之道，而他如何面對來自內部權貴的挑戰，以及外部政務的考驗，引發我們興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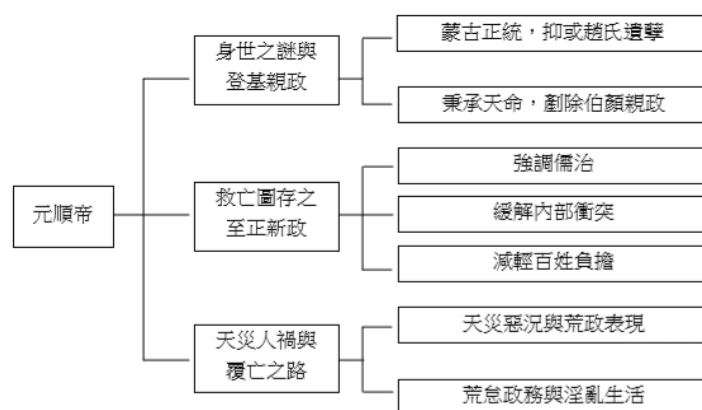
二、研究目的

透過這篇小論文的寫作，我們試圖勾勒順帝妥懽貼睦爾真實的一生，及其在中國擔任皇帝遭遇的諸多情況，他是如何處理問題，所面臨的阻礙為何，期以公允的角度來評價他。

三、研究方法

我們主要透過文獻分析的方式來研究，其中最重要的一手史料包括兩本：一本是明朝宋濂等人所編的《元史》，經由〈順帝本紀〉及相關志、列傳所載該朝情況作一梳理；另一本是元末明初權衡所寫的《庚申外史》，由於權衡生於元末，又身處中原地區，耳聞目睹朝廷史事和地方亂事，透過他的文字記錄有助於我們了解元末的歷史發展。除了考述一手史料之外，同時找尋相關今人研究資料。

四、研究架構



圖一：研究架構

（資料來源：研究者繪製）

貳、正文

一、身世之謎與登基親政

（一）蒙古正統，抑或趙氏遺孽

對於歷代王朝而言，皇帝的血統純正與否是頭等大事，然而順帝的出身備受質疑，也註定他的登基必然經過一段驚滔駭浪。

1. 民間謠傳

關於他的出身，民間的說法是「他是宋朝皇室的後裔」。根據《庚申外史》記載，南宋恭帝趙昀投降元朝之後，被封為「瀛國公」，他自願剃髮出家，潛心學習佛法，在某種因緣際會之下，得到元朝駙馬趙王賜與一名回回女子，後來與她生下小孩。據說這名小孩誕生的時候，寺廟上出現了祥瑞徵兆，恰巧元明宗和世琜路過，驚訝地探詢後，大為歡喜收養他，並把他母親帶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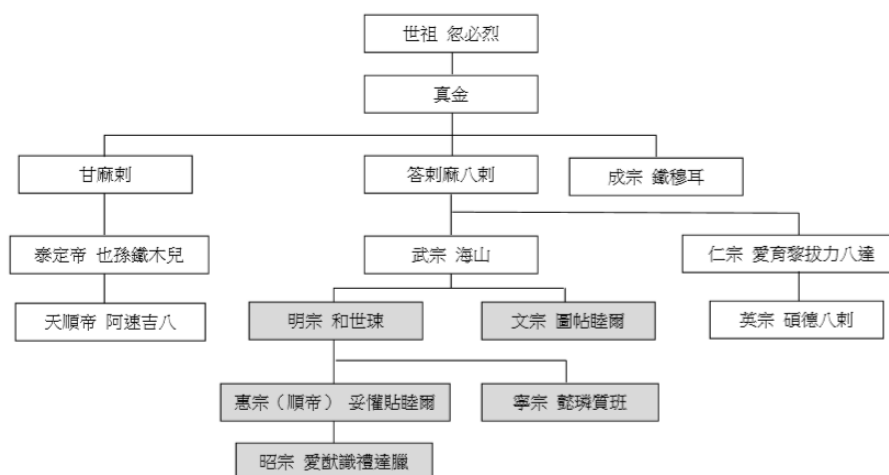
民間這說法，可能會有幾個問題：第一，瀛國公倘若與回回女子有染，無疑有違佛法，何況宋朝標榜儒治，他身為皇室成員，如此敗壞道德醜事，理應不會發生；第二，元朝駙馬趙王怎會無緣無故賞賜女子給一個亡國之奴呢？那為何民間仍然流傳瀛國公是宋朝皇室的後裔？以當時歷史背景來說，推測較可能的原因之一，應該與元朝的暴政，漢人思念恢復宋朝的強烈意志有關，具有漢人血統的順帝，他的上台某種程度是為滅元復宋鋪路。

2. 官方說明

官方的記載又是怎麼說的，根據《元史·本紀第三十八順帝一》記載，元文宗曾透過順帝的生母，也就是明宗的皇后八不沙之口，證實順帝不是明宗之子。但這說法亦有問題，因為文宗當初是從兄長明宗手中奪取帝位，為了讓他的長子合法繼承皇位，可能編造此一謊言，反正當時八不沙已死，根本無法查明真相。此外，文宗為了避免順帝的存在威脅他的接班計畫，將他流放到朝鮮北部的一個島上，嚴令禁止與任何人接觸。自此順帝猶如身陷牢籠般，每日過著膽戰心驚的生活，深恐隨時遭遇不測。過了一年之後，再被安置在偏遠的廣西桂林一地。

不論順帝是否真為明宗之子，曾經身為皇子的他，當明宗遇難時，他從權力高峰瞬間跌落谷底，甚至深陷死亡的危機，對他的性格產生了莫大影響，也讓他明白如何在瞬息萬變的宮廷鬥爭中，尋找安身立命之道，有助於他日後對付權臣伯顏的跋扈專權，以及穩固帝位。

（二）登基親政



圖二：元朝世系圖

（資料來源：維基百科元朝和韃靼世系圖改繪）

1. 帝位終歸明宗一脈

文宗雖然毒害他的兄長成功奪取帝位，但內心始終不安，再加上他認為長子阿剌忒納答剌之所以早死，是因果報應關係，在臨終之前，認真地悔悟，願意將帝位還給明宗一脈，也就是明宗長子妥懽貼睦爾。當時與文宗密謀政變的權臣燕帖木兒擔心順帝即位後報復，於是封鎖文宗遺詔的消息，改立明宗年僅七歲的次子懿璘質班，利用他年紀弱小無法處理國事，來鞏固自己的權勢。然而，燕帖木

兒萬萬沒有料到，懿璘質班在位不到兩個月就病死，不得已轉而擁立妥懽貼睦爾為帝。當時燕帖木兒竭盡所能向新皇帝示好，但順帝不知是攻於心計，抑或驚魂未定，對此沒有任何反應，反而使燕帖木兒緊張畏懼。原本順帝親政最大阻礙是燕帖木兒，但巧合的是燕帖木兒因荒淫過度而死，取而代之的是伯顏，順帝如何對抗伯顏，成為他能否掌握實權的關鍵。

2. 伯顏專擅及其敗亡

根據《元史·列傳第二十五伯顏》記載，伯顏之所以垮台是因他「**獨秉國鈞，專權自恣，變亂祖宗成憲，虐害天下，漸有姦謀。帝患之。**」（宋濂，1997）某程度來說，歷史是由勝利者以主觀的方式呈現，但從伯顏的作為不難分析其敗亡的癥結。

首先是侵犯皇權問題，儘管伯顏的政治實力無人可敵，但他終究是順帝的臣子，號令天下的正當性根本無法與順帝相比，況且元朝宮廷內派系林立，囂張的伯顏無疑成為眾矢之的。其次是殺害皇室成員，特別是鎮守北疆、功勳卓著的蒙哥汗曾孫郯王徹徹禿，徹徹禿不僅在京城內以威信服人，在南方儒士中的地位也不低，伯顏竟「**搆陷郯王徹徹禿，奏賜死，帝未允，輒傳旨行刑。**」（宋濂，1997）這行徑無疑凌駕皇權之上，使順帝決意剷除他，利用徹徹禿的遇害，凝聚南、北人，形成一股強大反伯顏的勢力。再者是激化族群衝突，伯顏仇視漢人，據《元史·本紀第三十九順帝二》說他曾計畫殺死五姓（張、王、劉、李、趙）的漢人，因這五姓最常參加叛亂行動，他也反對漢化，甚至再度停辦科舉，對於原先種族對立的惡況，無疑火上添油。最後是過於輕敵自信，伯顏認為順帝無法成氣候，殊不知順帝不動聲色蓄積反抗的能量，一方面刻意提高自我聲望，比如過著簡約自愛生活、強調儒家倫理孝道等；另一方面拉攏傾向儒治的大臣們，進而與伯顏之姪脫脫合作，共同將伯顏治罪，使他最終流徙而死。

順帝從成為皇子，流放遠方，登基即位，最後擊敗伯顏而親政，這一段艱辛險惡的歷程，順帝若是平庸之輩，應已淹沒在歷史洪流中，但從史料中我們卻可得知，順帝登基即位後，對於伯顏如日中天的威勢，除了不斷吞忍之外，更積極糾合反伯顏的勢力，找尋適當時機對伯顏發動致命一擊。如果他沒有經過精心策畫、審慎評估，不可能會冒然行動，因為這攸關生死，其實他大可淪為傀儡皇帝，以保全性命。而當伯顏被剷除後，他明快做了幾件事，包括昭告天下確立自己血統純正，公布他的父親死亡真相，追究文宗及其幫兇罪責，最重要是任用脫脫推行新政，使當時敗壞的社會、政治風氣為之一新。

二、救亡圖存與至正新政

順帝親政之後，「**圖治之意甚切**」（宋濂，1997），他信任脫脫並支持改革，而脫脫的作為明朝人給予的評價頗高，「**中外翕然稱為賢相**」（宋濂，1997）使衰敗的元朝似乎呈現一股中興氣勢。至正年間，新政改革大致如下：

（一）強調儒治

蒙古起自漠北草原，受到自然環境影響，其政治型態、經濟發展與文化表現，自然與南方農耕國家不同。蒙古以少數民族的姿態，透過強勁的武力首度征服全中國，在面對為數龐大的漢人群體及悠久的儒家文化，若欲維持政權穩定，則必須在草原傳統與漢人文治之間謀求平衡，但終元之世，始終無法解決兩者衝突，這也註定元朝政治體制的不穩定性。

順帝流離廣西桂林時，曾寄居在大園寺一段時間，受該寺的秋江長老指導漢文化，「**讀論語孝經，日寫字兩紙**」（權衡，1937）這奠定他後來擅長書法與詩文創作的基礎，因此他對漢文化並不陌生，反而特別喜愛。脫脫強調文治的作法雖說是為緩解族群矛盾，其實也是順應他內心的期盼。具體的政策包括：

1. 恢復科舉考試

蒙古入主中原之後，因「**科舉制度的精神與蒙元政治社會組織的中心原則大相牴牾**」（蕭啟慶，2010）曾經一度中斷，直到仁宗時才恢復。儘管科舉考試內容不利於漢人，但這無疑是籠絡知識分子的必要手段。伯顏時再度廢止，引發軒然大波，脫脫執政後恢復科舉，不僅滿足了漢族士人殷切期望，也成功拉攏他們對異民族統治者的向心力。

2. 編纂遼、金、宋三史

修史的觀念是來自於漢地的傳統，脫脫廣泛搜羅人才，編纂遼、宋、金三史，無疑提升元朝政府在文人中的地位。值得注意的是，當時儒者們對於三朝誰為正統展開激辯，最後脫脫定調，「**三國各與正統，各繫其年號。**」（權衡，1937）脫脫試圖透過修撰三史展現朝廷對儒士的重視，也藉由史書的正統觀念再度確立蒙古入主中原的正當性。

3. 置宣文閣，開經筵

經筵是中國古代皇帝為學經、史著作而特設的御前講席。順帝為了表示重視儒學，「**詔選儒臣歐陽玄、李好文、黃縉、許有壬等數人，五日一進講，讀五經、四書，寫大字，操琴彈古調。**」（權衡，1937）

（二）緩解內部衝突

根據《元史·列傳第四寬徹普化、帖木兒不花》記載，伯顏為了鞏固其權勢，不顧順帝反對，擅殺郯王徹徹禿之外，還整肅了忽必烈孫子宣讓王帖木兒不花、威順王寬徹普化。帖木兒不花、寬徹普化兩人皆曾擁立文宗即位有功，又為元朝鎮守南方，無功亦有勞，竟無故遭貶。雖然伯顏成功塑造個人的威權，但也造成蒙古貴族內部不和。隨著伯顏的垮台，順帝不僅為郯王徹徹禿昭雪，也讓帖木兒不花、寬徹普化重回領地。這樣作法對於蒙古統治階層的團結是有助益的。

（三）減輕百姓負擔

順帝即位之後，取消伯顏時剝削百姓的措施，如「**禁漢人、南人不得持寸鐵**」、「**禁百姓畜馬**」。（權衡，1937）此外，對於賦稅也有所減免，以鹽賦為例，元代「**國家經費，鹽利居十之八**」，（宋濂，1997）使廣大的灶戶苦不堪言，從《元史·志四十五下食貨五》中載有順帝多次減免鹽賦的詔令。而面對頻發的天災，順帝亦不斷進行救荒措施，一方面試圖減輕百姓負擔，使其基本溫飽；另一方面避免災民騷動反叛，鞏固政權穩定。如至正元年，「**湖南諸路饑，賑糶米十八萬九千七十六石**」，（宋濂，1997）至正三年，「**大赦天下，蠲民間田租五分**」，（宋濂，1997）又「**詔立常平倉**」，（宋濂，1997）作為平抑物價救濟百姓之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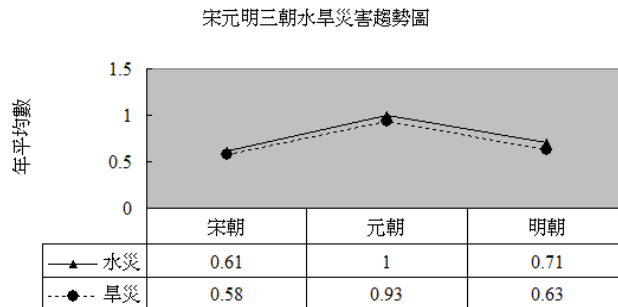
勵精圖治的順帝與脫脫，在君臣攜手努力之下，朝政為之一新，社會也相對穩定，文化方面恢復重視儒學，使廣大的漢人知識份子為之振奮，族群之間仇恨暫時緩解。然而，元朝為何仍然不可避免走向滅亡，順帝為何最終束手無策，轉而荒唐墮落，匆忙敗走漠北，底下我們將從天災與人禍兩方面進行論述分析。

三、天災人禍與覆亡之路

（一）天災惡況與荒政表現

1. 頻發的自然災害

元朝天災發生頻率、波及範圍為何，可從《元史》觀察分析，不過我們礙於時間、能力，無法逐一清查統計，將透過鄧雲特《中國救荒史》的數據，以水旱災為例自行繪製圖表如下。從圖表中可知，元朝天災發生遠比前後宋、明兩朝頻率高，對於入主中國不及百年的蒙古統治者而言，面臨的挑戰將比宋、明兩朝險峻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從氣候變遷角度而言，元朝時歐亞大陸的氣候出現惡化跡象，也造成天災不斷。



圖三：宋元明三朝水害災趨勢圖

（資料來源：鄧雲特（1987）。《中國救荒史》（55）。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。）

順帝即位時，元朝因天災不斷的破壞，政權和經濟已是千瘡百孔，社會叛亂時有發生，縱使順帝試圖挽救元朝衰弱的統治，終究不敵頻發的天災。妥懽貼睦爾朝的歷史提出這樣一個問題，「面臨這樣反反覆覆的自然災害累積的後果，很有可能使任何一個政府都束手無策。」（竇德士，1998）

2. 挑動黃河天下反

元朝災害頻發學者認為原因是「水利廢弛」。（竺可楨，1925）蒙古統治者來自北亞，其經濟、生活型態與中原社會差異甚大，對於游牧民族而言，如何維持騎兵勁旅和廣闊牧場才是重點，至於農耕社會強調的水利建設不是那麼重要。「水利廢弛」的說法其實可再商榷，以黃河為例，元朝政府平日重視堤岸的建設與維護，也試圖處理黃河氾濫的問題。順帝至正年間，黃河決堤四溢，破壞程度為歷史上罕見，不僅造成社會劇烈動盪，也威脅元朝經濟命脈漕運和瀕海鹽場的生產。脫脫以賈魯的建議治河，「**疏塞並舉，挽河東行，使復故道**」。（宋濂，1997）

根據《元史·本紀第四十二順帝五》記載，賈魯自至正十一年四月開工，至十一月治河成功，一共動員了十三路民工十五萬人，供役軍人二萬人。就工程本身而言是成功的，使黃河下游維持相對穩定，但就工程所衍生的相關問題，卻是造成元朝滅亡的導火線。賈魯治河之前，大河南北經連年水旱飢荒，早已民不聊生，元朝政府在此時，又大舉徵發民力，使百姓怨聲載道，民工聚集所在，成為叛亂溫床。韓山童、劉福通利用河工不滿情緒，編造「**石人一隻眼，挑動黃河天下反**」（宋濂，1997）讖謠，他們暗地做了一個獨眼的石人，預先埋在即將開鑿河道上，待石人一挖出，人心浮動，紅巾之亂正式爆發，也敲響了元朝的喪鐘。

3. 荒政的成敗－吏治與財政

歷朝歷代因應天災的人事作為稱之「荒政」，荒政的成敗攸關國家能否存續。

順帝曾感嘆：「夙夜憂勤，覲安黎庶，而和氣未臻，災眚時作，聲教未洽，風俗未淳，吏弊未祛，民瘼滋甚。」（宋濂，1997）但他仍盡力派遣官員至各地安撫百姓，給予便宜行事的權力，處理地方苛政，以及救濟問題，不過成效終究有限。救災成敗關鍵因素莫過於吏治是否清明、財政是否充裕，如果委任非人，救荒措施不但無法貫徹，救災經費也會落入貪官汙吏之手，因人謀不臧造成災禍更重。如果財政困窘，無疑加劇天災造成的負面影響。以下就吏治與財政兩方面來論述。

（1）吏治方面

元朝政治腐敗相對其他朝代而言，出現的早也更嚴重，主要原因是「**官員素質低下**」、「**法制不夠健全**」，（陳高華，2018）蒙古統治者用人傳統特重根腳（根源、出身）與世襲權利，根腳子弟當然反對公平的科舉考試，未受儒家教育薰陶的他們，文化素質相對低，社會道德亦薄弱，為處理實際事務他們倚重胥吏，但元代選用胥吏程序粗糙，大多透過關係請託，又不考核胥吏品德才能，賑恤過程上下其手中飽私囊，救荒效果不僅大打折扣，災民亦心生怨恨。順帝時期，人民反抗政府行動綿延不斷，愈演愈烈，此為關鍵因素。

（2）財政方面

元朝財政狀況不良，延續著大蒙古時代的浮濫賞賜、宮廷的揮霍浪費、狂熱的崇佛信仰，使國庫始終入不敷出。沉重的財政赤字，對順帝來說非常苦惱，而天災的接踵而至，無疑雪上加霜。脫脫曾變更鈔法，發行新鈔以應付財政匱乏，但沒有財源作為後盾，「**每日印造，不可數計**」，（宋濂，1997）濫發紙幣導致通貨膨脹，財政陷入惡性循環，甚至各地「**皆以物貨相貿易**」，（宋濂，1997）加速元朝的覆滅。此外，常平倉與義倉的設置，主要針對備荒救災之用，但元朝常平倉興廢無常，雖說順帝再次詔立常平倉，也面臨儲糧不足，開倉弊端，陷入常平不平的窘態，至於義倉亦有名存實廢問題。不論國庫，乃至常平倉、義倉的空虛，皆無法挹注充裕的經費或穀糧來解決災民困境，政府屢屢頒布的賑恤詔令不過淪為一紙文字。

（二）荒怠政務與淫亂生活

脫脫曾經兩次為相，第一次為至正元年，上台後隨即展開新政，元朝似有中興氣象，後來以病為由，上奏請求辭職；第二次是至正九年，上台後面對情勢，相較之前更加險峻，如黃河氾濫引發嚴重的財政危機與社會混亂，貪官汙吏更甚過往，朝廷綱紀蕩然無存，武備軍隊荒弛不堪。此次脫脫犯下幾個致命錯誤，以致影響了元朝的衰亡和個人的死亡。首先信任奸臣哈麻，根據《元史·列傳第九十二姦臣》記載，哈麻花言巧語、玩樂一流，相當受到順帝喜愛。他曾犯錯而遭

治罪，但脫脫將他赦免，令他重回朝廷擔任要職，他卻反過來鬥垮脫脫，甚至將脫脫殺害，自此「**國家大柄，盡歸其兄弟（哈麻與雪雪）二人矣**」。（宋濂，1997）脫脫的遇害，雖說出自哈麻策畫，但順帝並非一無所悉，儘管他怠政，卻不是無知，隨著脫脫權勢擴張，聲望提高，勾起順帝過往遭受伯顏箝制的陰影，他想藉由別人打擊曾與他共患難的臣子。其次變鈔開河，變鈔的失敗，開河的怨懟，使原本尖銳的社會矛盾更為嚴重。

此時的順帝一改過去勵精圖治的雄心壯志，或許是因既成的現狀無力改變，失去處理朝政的熱忱，轉而退居宮中「**溺於娛樂，不恤政務**」，（宋濂，1997）其表現如過去典型的亡國之君。哈麻見他沉溺女色，投其所好，引薦西僧學習房中術，其妹婿禿魯帖木兒，也向順帝推薦一位擅長龍鳳雙交的喇嘛僧人，這兩人將皇宮搞得烏煙瘴氣。順帝也會定期與宮中舞女們舉行藏傳佛教的秘密儀式，稱為「**十六天魔舞**」，（權衡，1937）儀式完畢之後，與這些天魔舞女淫樂。此外，在內外交困之際，順帝竟不顧國政，一心享樂，將心力投入土木建設與機械製作，他曾親製一艘美輪美奐的龍舟，雖說精巧絕出，但如此荒唐作為，人心自然背離。

順帝對於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也無力處理：

1. 皇帝與皇后、太子之間的矛盾：太子愛猷識禮達臘的母親奇氏出自高麗，出身低賤，順帝不顧祖訓，經過一番周旋，冊立奇氏為后。然而，奇皇后有干政的野心，太子則想藉禪位之名行篡位之實，因此造成與順帝嚴重的緊張關係。

2. 宗室親王的挑戰：至正二十年，窩闊臺後裔陽翟王阿魯輝帖木兒，眼見順帝怠惰，元朝崩潰在即，擁兵萬眾興師問罪，「**祖宗以天下付汝，汝何故失其太半？盍以國璽授我，我當自為之。**」（宋濂，1997）

3. 地方將領的傾軋：孛羅帖木兒與察罕帖木兒、擴廓帖木兒為了爭奪主導權與根據地，廝殺慘烈。先是孛羅與察罕兩軍混戰，察罕後來遇刺而死，軍隊轉由養子擴廓統領。自孛羅與擴廓交戰以來，元朝政府不斷內耗，此時的朱元璋從容備戰，削平群雄，最後揮軍北上，元順帝自知不敵，於是放棄大都，狼狽北逃。

參、結論

綜觀順帝的一生，從年幼的流離失所、即位時波濤凶險、伯顏的魁儡皇帝、親政的銳意革新，到最後無力挽回衰頹的元朝而自我墮落。對他的評價不能單純認為是亡國之君，視他的荒唐為理所當然。

透過我們的論述，可知順帝年幼時的被迫害，以及即位時的被掌控，養成他

察言觀色、伺機而動的性格；剷除權臣伯顏時的布局，臨危不亂、指揮有方，他以尊貴的身分奪回天賦應有權力；當重掌政權親理國事時，以賢相脫脫為股肱之臣，大刀闊斧革新，強調儒家文治、緩解宮內衝突、蠲免救濟百姓。上述種種，在在證明他絕非昏庸之君。至正後期轉趨怠政，沉淪頹廢，信用奸佞陷害能臣，脫脫遭冤受死，國政失序紊亂，以致內亂迭起，民不聊生，最後將江山拱手讓人。歷史人物的評價有正反兩面，或許我們從順帝繼承元朝時的角度思考，當時政治黑暗腐敗、財政嚴重匱乏、社會矛盾尖銳、災害頻發時生，順帝根本難以挽救，以致束手無策，轉而消極逃避，也或許他內心最終落葉歸根之處是在漠北草原，因此對於明朝大軍壓境，他選擇回到蒙古，而非據城堅守或自縊殉國。

肆、引註資料

蕭啟慶（1998）。元中期政治。（德）傅海波、（英）崔瑞德編；史衛民等譯：劍橋中國遼西夏金元史 907 - 1368 年（563 - 641）。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。

宋濂（1997）。《元史》。北京：中華書局。

權衡（1937）。《庚申外史》。北平：文殿閣書莊。

維基百科。元朝和韃靼世系圖。取自：<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>

蕭啟慶（2010）。元代科舉特色新論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81（1），頁 1 - 36。

鄧雲特（1987）。《中國救荒史》。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。

竇德士（1998）。順帝與元朝統治在中國的結束。（德）傅海波、（英）崔瑞德編；史衛民等譯：劍橋中國遼西夏金元史 907 - 1368 年（642 - 671）。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。

竺可楨（1979）。中國歷史上氣候之變遷。竺可楨著：竺可楨文集（58 - 68）。北京：科學出版社。

陳高華（2018）。《兼收並用，莫不崇奉：陳高華說元朝》。北京：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。